

# 长白山下的“昆虫总动员”



□周飞波

一只大蜻蜓缓缓地飞来,轻巧地落在我的手机上。我上下左右移动手机拍了好几张,它一直稳稳地停着,没有离开。

“哇,好美的蜻蜓啊。”我情不自禁地赞叹。

它全身呈孔雀蓝色,透着一股神秘而高贵的气质。它的翅膀上精致的叶脉纵横交错,我用食指和拇指轻轻和它的翅膀“握手”。

孩子们齐刷刷地过来看。我把蜻蜓转交奇奇,他一边盯着蜻蜓,一边高高举过头顶,两个手指突然松开,蜻蜓便优雅地飞起来。

我们目送它美美地飞远,这才发现,大河上其实有好多种蜻蜓。它们停在了我们的帽子上、背包上、餐具上,我们细细欣赏了它们不同的风采,对每一只都进行了友好的握手礼。

这条河流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境内,“上大河玩”是汪清本地人每逢盛夏必行的一件生活乐事。8月的一个周末,在同事的邀约下,我们挽起裤脚走下有些凉意的大河,这就有了与昆虫的这番奇遇。

5月11日,宁波北仑区刚刚迎来全国第一批学生返校;5月21日,我就随同“2020年北仑区第一批对口支援延边州专家团”来到了汪清县。

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支教,我甚至来不及想“我能带给他们什么”。

我挂职的单位是汪清县第二幼儿园,当时该园还没有返校复学。园长说:“真担心一声令下说要复学,我们都来不及准备,你快说说你们是怎么准备的。”

我一边让园长别担心,一边用了两天时间把所有资料整理出来,包括两方案十制度等重要文案,来园离园流程、各项演练视频,体温检测、卫生检查等各项指标。整理完毕已是晚上,我将资料上传领导班微信群,没想到各部门负责人都在线,他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我一一作答,不觉聊到深夜。

大河上有一座斜拉索的老桥,一到晚上就亮起彩色的霓虹灯,是我饭后散步打卡的地方。有一次散步时,突然听到同行说:“这么多蜘蛛,政府怎么也不打药灭一灭,万一咬到孩子怎么办?”

我一看,桥两边尽是蜘蛛结的网,立马掏出手机来拍。我的儿童思维瞬间爆发,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这座桥上一共有多少蜘蛛?都是什

么种类的蜘蛛?哪儿来的?白天都上哪儿去了?有毒吗?为什么它们喜欢在这座桥上织网?网是怎么织的?多久织一次?它们是怎么悬空把丝从桥的这一边拉到另一边的?这网能粘到虫子吗?都是些什么虫子?蜘蛛怎么吃虫子?为什么蜘蛛趴在网上要倒着,头不晕吗?

观音山脚下有一座普门寺,门前有一大片漂亮的花海和菜地,我不仅在那儿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花草蔬果,还邂逅了蝴蝶、蜻蜓、瓢虫、蚂蚱、大大的红蚂蚁和黑蚂蚁……还有一只吸嘴很长、会原地飞和倒退飞的“虫虫”。当即发在朋友圈,大家告诉我这是蜂鸟。

主要生活在美洲的小精灵,竟然被我汪清遇见,这是多么幸运啊。

9月,幼儿园终于迎来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大班省编课程第一个主题活动正好是“昆虫总动员”,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在园长的建议下,我们开始了第一次集中培训。我带着全体教师细细剖析省编教材中关于这个主题整体设计的优势和不足,为了让孩子们的学和老师的教都能更加有趣、有料、有效,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要改。

我便带着大家尝试将省编课程园本化,首先是进行课程资源的本土性改造,我一下子找到了园本化的切入点,从我在汪清的昆虫故事开始讲起。“这里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昆虫世界里,多幸福啊!”我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教师们听得津津有味,眼里渐渐闪起了光,她们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身边就有如此丰富的课程资源。

在我的提议下,教师们重新盘点了汪清的昆虫种类,并收集了班上孩子的兴趣点和问题点。这回轮到听得津津有味,两眼放光了。

从我带来赠予她们的书籍中,她们找到了与大班昆虫学习单元有关的核心经验。在第二次集中培训时,我们对现有内容进行了取舍,收集并设计了各种小活动,并建构了一张类似于思维导图的课程资源分布图。

这张图从4个问题(昆虫长什么样?昆虫从小到大的变化是怎么变化的?昆虫有哪些本领?为什么昆虫越来越少了?)延伸开去,涉及昆虫的共同特征、形态变化、生活习性、保护益虫等10个板块的教学内容,每个板块又以几个小活动来实施教学。如“生活习性”板块,设计了科学建构游戏、自然角饲养小昆虫、昆虫觅食棋类游戏

游戏3个小活动。

在后来的日子里,孩子们变成了小小昆虫学家,和家长一起走进大自然,观察、记录、采集各种昆虫。在幼儿园的科学探索区,展示着孩子们画的昆虫、装在玻璃罐子里的昆虫、在野外拍摄的昆虫照片。

“这是小刀螳螂,还有一种叫大刀螳螂,那个我可不敢抓,它的刀太厉害了!”浩浩一边用手比画,一边和同伴分享捉虫经验。

欣欣的爷爷是个养蜂能手,欣欣带来了蜜蜂酿的椴树蜜。小朋友们排起了队,每个人都希望分到一片涂了椴树蜜的面包尝一尝。

大家还有幸近距离地看到欣欣带来的蜂巢,然后到建构区找六边形积木,模仿蜂巢玩起了拼接游戏。

小尚有一次在山路上被蜜蜂蛰过,他给大家讲起了这段难忘的经历。孩子们连珠炮般地提出了问题:“蜜蜂为什么要蜇人?除了蜜蜂,还有哪些昆虫会蜇人?蜇了人昆虫会怎么样?人被蜇后会怎么样?我们怎么避免被蜇?被蜇到了该怎么办?”便有了一场“会蜇人的昆虫”研究性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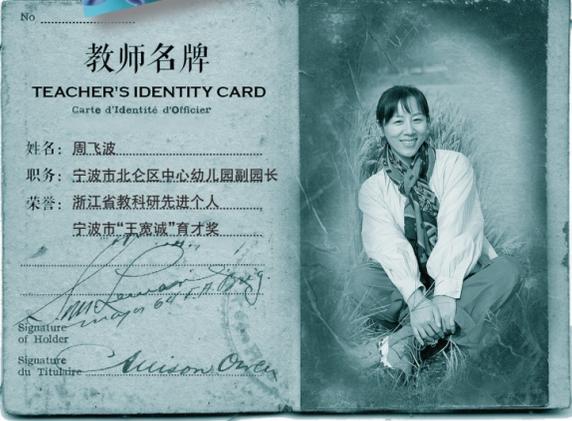
突然瑞瑞说:“为什么你们的记录里昆虫都是6条腿,而我记录的蜘蛛却有8条腿呢?”

大家又细细数了一遍,还真的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他们马上跑到图书区,查阅新增添的60多本昆虫书。细细查阅了两天,没有人在这些

书籍里找到蜘蛛的身影。

“老师老师,难道蜘蛛不是昆虫?”“太厉害了,这个也被你们发现了,蜘蛛是节肢动物,还真不是昆虫。”老师从一堆绘本里找出介绍昆虫主要特征的那本,缓缓念道:“一对触角头上生,骨骼包在体外部;体躯三段头、胸、腹,二对翅膀三对足;一生形态多变化,遍布全球旺家族。”孩子们一边听,一边逐条比对,果然蜘蛛不符合上述特征。

在汪清县的村沟沟里,都可以看到大大的标语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啊,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经济增长要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对此我有一个新的见解,绿水青山对学前教育而言,不也是最宝贵的课程资源,不也是金山银山吗?



□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上蒋完全小学  
章美琴

去年9月,我转入一名小镇上“大名鼎鼎”的学生——朱泽宇。因父母离异,他从小跟着爸爸、爷爷和奶奶一起生活。

朱泽宇在原来的学校常违规违纪、惹是生非,把班主任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奶奶却事事站在孙子一边,使得朱泽宇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一次,朱泽宇挨了教师批评,奶奶赶到学校破口大骂,甚至和教师发生肢体冲突,这事一直闹到区教育局。

朱泽宇的“大驾光临”,让教师们每天都提心吊胆。班主任仔细看护,生怕他闯祸。然而,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月后的大课间活动,学生们有序地奔向操场。

随着优美的乐曲声,学生们拿起彩绳,合着节拍,摇着、跳着,时时变换花样……突然,朱泽宇高举彩绳,似将抽向身边的一个小男生。

我惊呼:“朱泽宇!”扬起的手停在半空,绳子总算没有抽下去。

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谈一谈,于是,拉住他的手,来到教学楼走廊上,从教室里搬出两把凳子。

他坐下后,仍然双目圆睁,手中紧攥彩绳,活脱脱像一只发疯的豹子。

我正欲问他事情的原委。

他出乎意料地把绳子一扔,抬起手掌,在自己脸上使劲打了几下。

我很吃惊,立即扯住他的双手:“为什么打自己?谁让你打自己啦?”

朱泽宇气呼呼地说:“我知道我不是好孩子,我没妈,没教养,做错事要是让爸爸知道,他就会要我打自己。”

我说:“你虽然做错了事,但不是一个好孩子。《小学生守则》规定‘不骂人,不打架,所以学生不能打人,包括不能打自己。打别人是不对的,打自己也不对。”

朱泽宇仍然重复着:“可我爸爸说,不好的孩子就要打。我每次做错事,只要奶奶不在,他都要我自己打自己。”

我愣住了。这是一个敏感的孩子,还没等我指出他的错误,他就已经开始惩罚自己了。这说明他并非无药可救,只是缺少一份妈妈的关爱。那么,我可以承担起“母亲”的角色吗?

我摇头道:“你爸爸说得不对。朱泽宇,你能向老师保证,今后别再打人了行吗?不打别人也不打自己。和同学友好相处,更要学会自己爱自己。”

渐渐地,他的怒气平息了下去。

我继续开导:“如果你爸爸再让你打自己,你就对他说,这是学校老师说的。”

朱泽宇点点头,看起来温顺了许多。我趁热打铁:“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只要改正,就会变好。妈妈不在身边,你以后一定要管住这双手。遇到不愉快的事,可以随时跟老师聊聊,把老师当成学校里的‘妈妈’,好吗?”

朱泽宇再次点点头,去向那个险些挨打的小男生诚恳地道了歉。

那天下午,朱泽宇竟主动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当时他冲动想打人的原因。这让我意外之余,还十分感动。

从那天起,我更加关注这个缺少母爱的学生。我会主动和他打招呼,找话题和他聊上几句。有时把早餐的豆浆送给他喝,或把午餐的苹果塞给他吃,接近他,关心他,陪伴他。

虽然,他还是会弄破学校的水龙头、拆开花坛边的瓷砖,但他总会在犯错后找到我,主动承认错误。我便尽力像一个母亲那样,告诉他对错,给予他关切。久而久之,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

如今,朱泽宇已大有进步。一天,我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张可爱的红色小卡片。我断定,这是朱泽宇送我的。卡片背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字:“老师,我妈妈离开了我,别人说我没教养,但我在老师这里体会到妈妈的关爱,我会努力管住自己,争取不打别人,也不打自己,少做错事。”

质朴稚嫩的语句,让我眼眶一湿。我冲出办公室,在三(2)班教室门口找到朱泽宇,蹲下身紧紧地抱住他,好久,好久……

## 有规定说学生不能打自己

## 教育工作的回报是什么

□陈 华

教育工作与其他行业一样,也要求回报;但不同的是,这种回报基本不是物质上的。

就拿今年年届八秩的老校长朱济蛟作例子,当年我们开始共事时,他才50岁出头,成天见不着人影。其实他与学生住同一幢宿舍,有什么情况都看在眼里。我们看起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他动辄在师生会议上拿出来谈。

如果他发现某位教师有什么问题,就来给你递烟,天南海北地聊。聊完他会嗔怪道:“别把我的烟抽完了,我要抽

一天呢。”说完走人。而这时,你却突然明白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思想工作。

我初到这所学校时,学校已由区属重点初中降格为乡中,规模缩减成6个班级、16名教师。

我教初二两个班语文,一段时间教下来,我感觉这届学生初一的语法基础不牢固。于是,我一边上新课,一边补老课,还给学生刻印了很多练习卷。

我觉得做这些是分内之事,自然没向老校长汇报,也没有任何人来察看过。

可是过了不久,在全乡教师大会上,我突然受到中心学校校长的表扬。

自己的劳动得到认可,这让我非常开心。仅仅是口头表扬,没有奖金,没有补贴,但这已经足够了。

当然,我意识到,老校长在默默地关注着我。这让我增加了一层对他的感激和敬意。

那时我们经常给后进生和缺课的学生补课,哪有什么“家教”和“补偿”的念头?学生出息了,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而且,这个“出息”还真不一定是考试考得好。比如,约几个学生一起打打篮球,他们的成绩不一定是好的,甚至是非常差的。如果学生在球场上有什么

突出的表现,我们做教师的也会由衷地赞叹,这让学生觉得自己被看得起。

我们这所学校重点初中的牌子摘了,但每年中考成绩还是蛮不错的。前些天我在整理书柜的时候,从一堆资料里翻出一张表格,是那年的期末统考成绩汇总表,我教的那两个班各科平均分都是遥遥领先。我想,当年自己是受到了老校长的感召。

直到今天,我依然能碰见老校长,有时请几个以前的同事一起陪他喝点酒。他依然精神抖擞,成天乐呵呵的。他依然是我教育战线上的领路人,他在用他的人生告诉我,教育工作作为的是什么。